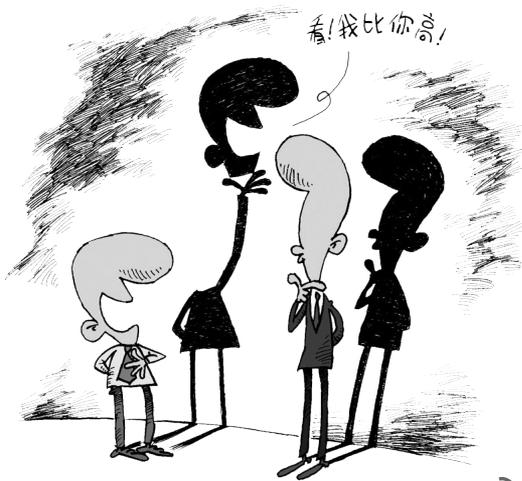




编绘 小黑孩



就像没钱的人都喜欢炫富，
人越是缺什么就越想证明什么。

你还在“剪牦牛毛”吗？

编译/吕广英

“剪牦牛毛”，是我今年学到的最具启发性的词汇。

怎么解释它呢？当你陷入一系列看似环环相扣，实则无关的事物中时，“剪牦牛毛”会是最后一件。然而，一切的开始仅仅是：今天，我想给车打个蜡。

“差点儿忘了！家里的水管从冬天就坏了，我得先去家居建材商店买根新的。”

“去那里必须要过塔潘泽桥，如果没有电子收费卡，通行费就会翻倍。”

“等等，没事儿，我可以借邻居鲍勃的卡……”

“不过，此前借了他们家的枕头还没还，这样的话，鲍勃怎么会再借给我电子收费卡呢？”

“唉，我也不是不想还给他，还不是因为枕头里的一些填充物掉出来了嘛！我需要找一些牦牛毛把枕头填满。”

接下来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。你去了动物园，找了一份给牦牛剪毛的兼职，这样你就可以给它们剪毛去了。

这种“剪牦牛毛”现象在有些人身上尤为常见，特别是当一群人陷入其中时，情况会更加糟糕。如果一群人卷入了“剪牦牛毛”循环，最后你很可能发现，自己竟然连剪毛的工作都没找到，只能去给牦牛修指甲。

那么，到底该如何应对呢？很简单，别为了一根坏掉的水管去商店。当你站在“剪牦牛毛”循环的起点时，马上告诫自己切勿追求完美，切勿浪费时间，因为很有可能得不偿失。立刻完成眼下的事情，往往比做得完美好多。



被淘汰的物种往往不是不够聪明，
而是自作聪明。

梦想就在不远处

编译/胡英

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毕业着实令人兴奋。多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告一段落，我们可以凭自己所学实现人生理想。但我的毕业日并非如此。

还记得，很多年前的一个周末，亲朋好友从各地赶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。那时，我和班里的其他同学一

样，虽然获得了学位，但前途一片渺茫。我发出许多求职申请，都杳无音讯。更糟糕的是，毕业典礼的第二天，房子的租约就要到期，到时候我将无家可归。

后来的几周，我过得非常艰难。我把无法随身携带的东西寄存起来，然后打点好必备的行李，驱车去南加州找工作。原以为一周就会有结果，没想到从一周等到了两周，又从两周拖到了四周。在递出100份求职申请后，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。你能体会那种感觉吗？每天早上醒来，内心充满了恐惧，一种即将失败的感觉笼罩在心头，你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只是是一场噩梦。这成了我生活的常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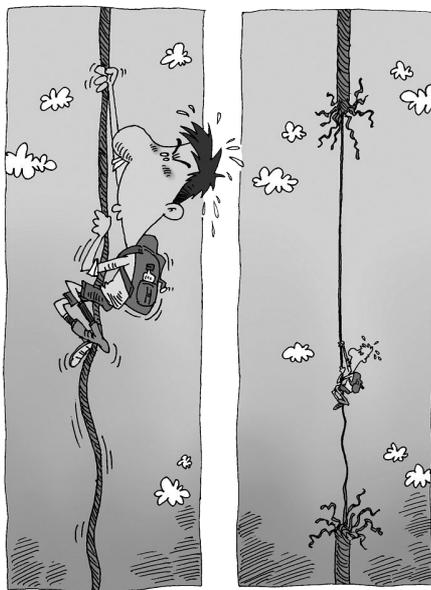
时间仿佛变长了，长到让我觉得穷困潦倒的日子永无尽头。最令人沮丧的是，无论我怎么努

力，似乎都无法从泥潭中爬出来。

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，保持理智的头脑，我开始写作。在纸上写下只言片语似乎让我对未来产生了希望。我不再专注于自己遇到的挫折，而是沉浸在写作的世界。于是，《大河彼岸》这本儿童读物诞生了。它讲述了一条小鱼永不放弃自己的梦想，出人意料地成为英雄。

某一天，我获得了第一本书的出版合约。从那以后，事情开始慢慢步入正轨。然后，我又获得了第二本书的合约。几个月后，我获得了迪士尼的面试邀请，很快就收到了录用通知。我没有取得过任何写作方面的学位，也不认识任何写作圈子里的大人物，我靠的仅仅是勤奋和坚持。

回首往事，我最深切的体会是：即使此刻前途黯淡，也别轻言放弃。梦想往往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们，你所需要的就是勇气、努力和坚持，然后便能乘风破浪，驶向成功彼岸。



前进的动力，不仅来自梦想的召唤，
还有脚下的万丈深渊。



真理往往并不悦耳动听，但是最实用。

芬克尔太太家隔壁搬来一位新邻居，名叫赫茨尔。这天，芬克尔太太听说这位新邻居很擅长开解他人，于是就打电话给他：“赫茨尔先生，您现在有空吗？都说您善解人意，脾气又好，我有事想找您当面聊聊，电话上说不太方便。”

“好啊，我正好有空，你过来吧。”

到了赫茨尔家里，芬克尔太太一坐下，就摸着自己的头说：“哎呦，赫茨尔先生，我的头好痛啊，今天下午

痛得尤其厉害。”赫茨尔同情地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既然头痛得这么厉害，就该在家里好好休息啊。”

“老毛病了，可不是休息就能好起来的。这些年，我药也吃了，医生也看了，却总也不见好。”芬克尔太太摸着自己的头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流：“哎呦，都怪我当年没有睁大眼睛，嫁错了人。结婚没两年，我家那口子就开始酗酒。他每个月才赚多少钱啊？领了工资就去喝酒，喝醉了就拿我出气。”

赫茨尔摇了摇头。芬克尔太太长叹一口气：“赫茨尔先生，您知道吗？我那两个儿子也没好到哪去，哎呦，一点也不让人省心，一个动不动就逃课，另一个三天两头给我惹麻烦……”

赫茨尔皱了皱眉。芬克尔太太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接着说：“我们一家四口

挤在一个小破屋里，冬天冷得像冰窟，夏天热得像蒸锅，一到雨天还漏雨……”

赫茨尔看了看表，时间竟已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个多小时。他站起来，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过了一会儿又坐回椅子上。这些动作一点都没有影响芬克尔太太的倾诉，她依旧抱怨着：“对了，我婆婆前些天搬来了。她在大儿媳那边受了气，就跑到我家来了。她是不请自来的，却总是嫌这嫌那，还在她儿子面前说我的坏话。她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都听见了。这不，趁老太太午睡的工夫，我才抽空出来……”

突然间，芬克尔太太停止了说话，她摸着自己的头，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她高声喊道：“哎呀，赫茨尔先生，您知道吗？跟您倾诉一番，我竟然好了！头也不疼了！”

赫茨尔眉头紧锁，他揉着自己的太阳穴说：“不，芬克尔太太，头痛并没有消失，只是‘转移’到我头上了。”

头痛转移了

编译/胡英